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原注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金史移剌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閻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進士中亦分二目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

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王氏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

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

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岊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貢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

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

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　贛州府志曰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人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爲舉矣元時亦然年國朝始定爲人仕之送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階位因得免解

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頲唐傳宗時舉進士不中焉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鑄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

之謂之舉人（原注）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趙氏曰）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淸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

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沈氏曰田間文集崇禎間擬上興學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國子監設為六堂積分之法詔勳戚公卿大臣子弟讀書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所為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于學宮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也于是歲貢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其足為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

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　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　試舉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禋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原注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原注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貢氏曰今特設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無目愚謂宜倣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法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眞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必使之胥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若是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驗而勿使遽列於淸要若國家必欲求得進之士則〕

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其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卽同一外選也緊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陳棻聯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曆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明史邸稱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則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殿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

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敎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廟

雖不顧銜節寧邦科薛少保稷所應也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科巽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洞曉元經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李元成所應也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

才當以大科名世　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竝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羨）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

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喆寓簡云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昨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日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緣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與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

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閻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勑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闕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娶劉氏曾祖衜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

里父爲戶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卽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

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歷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三文或

三文憶荊川(原注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弘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原注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原注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

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正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閻氏曰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漸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爲坎軻

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原注陳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疎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

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郎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也）見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鴻博曰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敝請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

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爲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褻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加褻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賦命題者一自爲第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旣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譔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嚴指而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後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

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卽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

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眞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經義論策俱三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

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　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書蠹撥算數不通何以居官蒞政乞分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篇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宜崇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

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例 鄉試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元統中復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爲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曆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請改期于三月用單袷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 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爲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月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爲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爲日無幾豈不太促 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

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衆賜羅綺襲衣巾靴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

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碩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沈氏曰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禮部覆御史薛繼茂敷陳科場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爲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詞不出傾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詖之說必非坦夷平易之衷近日士習澆壞皆由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詭獲售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主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合式不得雜收奇僻爲海內標其兩京各省試錄硃墨卷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處上是其議　四十三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題申飭會場

事宜其中文禁云文必爾雅純粹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豔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為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

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

曰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阻之以爲

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請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議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擧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譔一篇計篇酬

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搆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崔（原注 隋書賾傳）因陋就寡赴速邀時（原注 舊唐書薛謙光傳）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 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原注 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

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

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宋檢討曰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衞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

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緩爲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汝成案科舉得人視所尊尚進士明經充選則一昔人論停年長名倚壅銓政豈有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揣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

罪闕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途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嗃嗃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萬齡疏以忠賢芟除鋤黨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聽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

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曰趙維寰雪廬焚餘稿云甲子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璫一切繩之如陳子壯方逢年顧錫疇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俱削奪自是丁卯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獻媚其不爲觸忌亦不爲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𢎞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賦格[錢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

能再下仍提起項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項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項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宮以爲準則時禮部尚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曰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

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槀草侮瀆公塲宜令所司落

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尙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旣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黃問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亦日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荅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頽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

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

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原注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昂嘗誤及即自批其頰謟媚至是奚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

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攷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攷送應試廩增額外之生 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與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攷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一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積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蓋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也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

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放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食廩米)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

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幷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日職掌從爲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請學考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　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　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其條例曰

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攷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時生員有闕方補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緣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楊氏曰〕入仕之途易則徼倖之人多而讀書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

其中之劣惡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輙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南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問汗濱池〔原注〕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艮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

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循之二百年趙氏曰陽穀小記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售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旣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槪論也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

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攷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

術之學東都終扶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

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

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

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

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

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

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

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

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

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

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

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
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
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
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
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
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
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
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
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
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
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

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三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儁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

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幸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横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斬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原注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甫詩件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閒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卽主司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爲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鄠傳鄠以蔭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宗閔有隙杜悰欲爲釋憾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注

此通計諸科之數上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
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上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
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入第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
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
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
人爲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
愚者不爲矣

高鍇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
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非精選官
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
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貢舉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

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原注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困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使不好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

人而適得情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眞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祗膺寳歷般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

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輸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溪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闇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劒南效力全不荅所問崔愼咸劉濟等勤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甫當國非善政也然元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

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不通者謂之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令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為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原注）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其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爲慊（原注）苦簟反　此繇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尙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尙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尙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

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原注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巨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

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

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淸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誚（原注唐武儒衡語）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汝成案科第莫重於明黨伐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

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然吾邑徐尚書學謨卻以外曹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畸重日久懷宗雖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弟子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爲段文昌所奏指摘牓內鄭朗等十四人請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劒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原注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原注冊府元龜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其五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原注舊唐書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滈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

勘疏留中不出原注舊唐書令狐綯子滈傳大中十三年綯罷相爲河中節度使爲其子滈乞應進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簹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滈權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　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綯方出鎮滈便策名放榜宜膺相去二十三日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附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原注山堂考索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李

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原注〕山堂攷索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原注〕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名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攷索唐書言王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趙岍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

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其源（原注宋史）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為第一者（原注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原注名家屏萬曆中輔臣）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覓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

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蕚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遥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葢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

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曰備有官人仍别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請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工部

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閒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蠭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爲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原注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文陳循以其子鄉試不中至具奏訟說爲皆準令會試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原注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　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爲中卷　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準取士不分南北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而向日定爲南北之分不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

遠但王翺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　四年會試命仍分南北中卷江氏曰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是即一南直隸而有南有北中之異至武闈亦倣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腹四此俱行之於會試耳今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順天鄉試與南北中皆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習其額南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又曰向時文武有互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益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求文選雖遂官有左用耳宋則武舉人多求試換文資而太學諸生人不第者多去從武舉是互考宋已開其端矣

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

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

原注王氏揮塵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蓋其人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鑄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

（餘過省知舉行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省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楊氏曰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不得云金之亂文學不及南人）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窳生欲速其成多爲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原注王槐野與鄭少谷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當嘉靖之時已知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

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用甫田維莠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爲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

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原注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貢舉）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幾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原注武陵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

醬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絲是累年不第（原注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冊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眞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通考畧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喧譁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原注山堂考索）

同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諮傳擧進士眞宗問其至孝擢第三人當時尙未糊名）

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故
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
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注
畫墁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而范仲淹
海島其孫造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
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
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原注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
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
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胷不能起而更張之矣汪氏曰唐惟詔舉糊名宋
選舉志云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
名考校遂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
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
用御書印付考官定第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
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
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郎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

事封彌凡再者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
言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
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嚴之策端
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懇懸賞募人告
捉告允行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二場文卷抒草卷名一
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
納用印鈐縫各還舉人文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
坐次者有們與親胡鄉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
並扶出又天日未出入場黃皆納卷受卷送彌封所用印
訖寫三不成字爲號所名系場同用一號送謄錄所並用
未書謄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對讀無差呈解貢院
考校用畢筆式點畢取元卷對號開拆分爲二榜揭于省
門之左右進士二榜用收眞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
凡此制度盡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則惟彌封舊稱封
彌元之朱卷明改硃卷或因避闕姓故耳若所云草卷與
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例左右榜是蒙古及色目人一
是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曾試世給敢學試卷彌封
務錄對讀受各及巡鋪監門搜檢懷挾假有定自名執其
事又云試日人易謙問代官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枚
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硃謂之
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
[illegible]簾官簾內簾外亦自元有此名而明謂之外簾內簾耳

其術買鬻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為甚至于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逭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

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原注據摭言韋作纾）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原注登科記作闕）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貢士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
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
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
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
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
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
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
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
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
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淺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姦非所以求忠直也原注李戡傳年二十明六經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　又言國朝校試劉微撰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棄而出者然後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術揚之

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眞具別鑒雖懐藏淵筴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原注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爲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萬曆末謝肇淛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秀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　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移剌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旣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峘傳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復傳嗣貢舉時父於陵自維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郜

稷及第時亦即爲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
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
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
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
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
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
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
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
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原注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
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
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
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 李
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于曲江

亭子謂之曲江會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邇氏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遘傳遘爲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爲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謂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領見宰所取士謁已座師房師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

此門生見座主故事　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故令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近時科場故事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原注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大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五雜俎言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　汝成案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為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此蓋由私激而然非以崇獎風俗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祐甫議以爲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過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可感）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爲之濁亂士習爲之頽靡其與漢人篤交念

故之誼抑何遠哉〔閻氏曰〕明之士大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於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戶重于師弟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固多不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亦不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戶有始附正人旣而與之爲敵者有始主邪說旣熾其黨將敗遂反攻之者皆或于富貴也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爲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玆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郞顗議之日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原注〕魏景元元年傅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

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緣乎顯闊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遺之贈送什物無不克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原注魏志裔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利死不顧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顧子
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

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共云同歲叢郎今之同年也（原注惟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與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趙氏曰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

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凡六十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能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繇

此也（原注）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闞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爲儒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目曰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澠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册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年正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東萊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　册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皆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

科出身者五百餘人〔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鞾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偃併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僥倖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

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文獻通攷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也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責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發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

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又言洛陽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强寇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而忘實事即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名試除官二也今衘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楊氏曰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儲學一選是其本色然而溺職者比比也師生不相識而徵索贄禮比于田糧吾不知何取于此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罷其害乃郎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令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楊氏曰大定是世宗章宗以是年即位詔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為悶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寵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於闒里之旁擾擾於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

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者或得賜同進士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府少監史宇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剌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貲排洲拜參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楊氏曰結同髻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

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畯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

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
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
準此例原注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員別見後廣額條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
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
語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
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
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
考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
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

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胥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繁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雖其自請致仕（原注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遜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終身出處之事而且

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恐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驟獲之意又曰古之人以其身為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為貴後之人以其身為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為故天下遂以齒為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幾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曠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

此汪氏曰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臧洪司馬朗皆拜為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

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張董子自九
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耳宋亦設童子科
楊億晏殊姜蓋蔡伯俙俱嘗以神童名試神宗元豐四年
置在京小學有教傅初策兩齊敢和之制限年自凡歲至
十二歲椎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于求
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
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
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儒人至度宗時李伯玉謂非
所以成人材厚風俗奏罷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
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所貴在
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爲最文藝傳麻几
時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名見明昌以求將神
童者五人後皆集稱得九時能自樹立賜進十第選應奉
鄉林文字又侯倖傳胥持國經童出身官尚存右丞四方
有經童入相之語其人可知矣元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
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人推張秦山尤精家籍陳元韓
能適性理耳明選舉志士子未人學者通謂之童生嘗大
比之年閭收一二異敏三場道適者俾與諸生一體人場
謂之充場儒士中式郎爲舉人不中式仍俟
提學官歲試合格乃準人學此例後亦不行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原注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置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

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眞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

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鴞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孰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

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詔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巨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

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張淑譽譔）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鄉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汪氏曰史稱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

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捣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一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汪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配建寧侂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于陳東也哉）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

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原注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生漸多嘗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竝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

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祓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八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　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興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鬭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接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其後矣）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何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

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原注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

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設階雲來郎席鱗差攢弁如星速褋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屬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嘗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

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嘗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　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　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員雖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

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錢氏云）元時由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儲大介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目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於聖賢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今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

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原注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爲二途非也原注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途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係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愼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黄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累官至尚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汝成參明初馮堅由典史擢僉都御史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皆吏員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終